



大盤道的伏击战

——东北抗日联軍故事

張庆吉記

大盤道的伏击战

——东北抗日联军故事——

張庆吉記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本書編選東北抗日聯軍的十篇故事，是作者訪問參加抗聯的老戰士而記錄整理出來的。“荒山腳下的人家”寫楊老漢一家從逃避到覺醒的過程，最後參加了抗日聯軍，與黑暗勢力作鬥爭。“馬人山下的一夜”寫農民掩護受傷的戰士，結果安然脫險。“大盤道的伏擊戰”寫戰士攔擊敵人，截獲勝利品，與附近居民歡度新年。“篝火邊的除夕夜”寫戰士生活艱苦，人民冒風雪送糧給戰士度歲。“堅強的人”寫抗聯馮副官長不屈不撓，有敵無我的鬥志。其餘各篇，也充分表現了抗聯戰士機智勇敢、奮鬥到底的精神和軍民融洽、打成一片的熱情，富有教育意義。

大盤道的伏擊戰

記 錄 者 張 慶 吉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5/6 字數：34,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8,000冊

統一書號：10078·0904

定 價：(大) 0.14元

前 記

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十篇故事，是我一年来訪問东北抗联老战士徐云卿、白生太、李明順、解宏声等同志时記錄整理出来的。他們講的故事，常把我的思想感情帶到在深山密林中和敌寇作艰苦斗争的战士生活中去。那些坚强不屈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只是由于自己水平太低，沒能把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記述得更好。尽管如此，东北抗联同志們那种崇高的忘我精神，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仍将鼓舞我們的革命干劲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

張 庆 吉

目 次

前記.....	I
---------	---

荒山脚下的人家.....	1
--------------	---

馬入山下的一夜.....	8
--------------	---

一場活報劇.....	13
------------	----

坚强的人.....	19
-----------	----

大盤道的伏击战.....	25
--------------	----

兰帶河畔的战斗.....	31
--------------	----

佛守宮村的黎明.....	37
--------------	----

新耶讓馬的故事.....	43
--------------	----

篝火边的除夕夜.....	48
--------------	----

回忆楊靖宇將軍.....	55
--------------	----

荒山脚下的人家

一九三六年，鯰魚河的兩岸，是一望無際的荒草甸子，這裡距大屯子很遠，周圍七十多里，幾乎看不到人煙。只在鯰魚河的荒山腳下，孤另另地有幾間蘆葦搭成的“小馬架子”，在這裡住着一戶人家——楊老大爺和他的全家。

這一戶人家為什麼住在這樣荒涼邊遠的地方呢？

當二十年前，楊老大爺還是六十幾歲的時候，他正象許許多多關內的逃荒者一樣，因為生活的逼迫，懷懷着關外北大荒的好光景，為了讓全家活命，不得不狠着心腸，流着眼淚，離開自己可愛的家鄉，用一條扁担把孩子們挑到“邊外”來。起初是在林口縣的向陽屯里落戶，但不久，他的理想就破滅了。一家人流盡了血汗才在那荒草甸子上開出了幾十畝荒地，不想剛剛種上三年，當生地快變成熟地的时候，他們全家辛勤開墾的土地就全部被地主霸占了。從此他們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地給地主當佃戶，雖然全家拚命勞動，掙氣，但還是得不到溫飽。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佔了東北，在兩重壓迫下，楊老大爺家的日子更艱難了。每年開春時候，總是

要用高利貸向地主写下“豆腐”；当秋收以后，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几石粮食，去掉地主的高利貸，去掉地租，去掉給鬼子的“出荷粮”①，不但顆粒不剩，还要拉下飢荒②。这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一家人被压的翻不过身，喘不过气。由于終年劳累，楊老大爷的背駝得更厉害了，臉上的皺紋也更深了。

为了全家要活下去，他們又被迫离开第二故乡的向阳屯，再搬到边远的荒无人烟的深山老谷里去，于是，便在这鱸魚河的荒山脚下，起上了几間小草房，开出了几十亩荒片。

在这种环境里居住，虽然受不到地主和鬼子的压迫，然而代之而来的是土匪和“小綫”的侵害，他們在安家的第一年秋天，辛辛苦苦打下了一点粮食，就被土匪們搶劫一空。从此，楊老大爷更悲觀了。他絕望地說：“唉，穷人走遍天下也沒有个站脚的地方，就是在这深山老谷里，也沒法生活呀！”

一九三六年五月，当这荒山脚下正忙着鑿二遍大烟田的时候，东北抗日联軍从宁安出发，路过这里。

当部队一过鱸魚河，¹⁴楊老大爷照例又惊慌起来，他忙讓儿子躲藏到深山里去。抗日联軍住到楊老大爷

① 强制征收、被迫繳納的粮。

的家里以后，不但不动用他們的一針一綫，反而天天幫助他們挑水、劈柴、打扫院子，夜晚，同志們都露宿在外边，把热呼呼的炕头仍然讓給他們一家人。楊老大爷真感到惊奇。他想：“怎么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好的队伍，看起来我們中国的翻身还有希望呀！”

一天，抗联的范連长笑嘻嘻地問老大爷：“楊老大爷，你的儿子都上哪里去了呢？”

起初，这位老人还有点不好意思，繼而看看范連长和藹的臉孔，又想到这个队伍爱民的行为，腼腆地說：“不瞞同志說，我有六个儿子，这些年来，我們被鬼子、胡匪欺負怕了，只要一听到风吹草动，我就讓他們躲到深山里去……”

“好，大爷，等到把日本鬼子和土匪都消灭了，咱們就該过好日子啦！咱們抗日联軍是中国共产党領導的軍队，是打日本、救中国的。还消灭那些不抗日、专门禍害百姓的土匪。中国共产党的主張是打败日本以后，建立一个新中国，把地主的土地都分給农民，使大伙都有飯吃，有地种，有工作，沒有人压迫人、人剝削人的現象，全国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团结、和睦的大家庭。还有我們的远大目标……”

楊老大爷听后很受感动，他紧握着范連长的手，流出了感激的热泪。

第二天，天剛放亮，楊老大爷就到深山里把六个儿子都找回来了。抗日联軍在楊老大爷的家里住了五、六天，



真是軍民亲如一家。白天，軍隊和老大爷的儿子一起下地鑿烟苗，歇息的时候，同志們就給他們講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宣傳党的主張。在抗联同志的教育和影響下，楊老大爷全家都提高了覺悟，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受难，

为什么受鬼子、地主、土匪的压迫；也明白要想活下去，就得向这些坏蛋进行无情的斗争，就得依靠自己的军队，热爱自己的军队。当抗联同志离开楊家，向深山行进的时候，楊老大爷全家象送自己远征的亲人一样，恋恋不舍地把队伍送了很远很远……

六月底，荒山脚下的烟地里开遍了五颜六色的烟花，快到收割的季节了。就在这个时候，山下的“跑腿汉”，給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說窳扰在林口一带搶劫成性的慣匪綽号叫“打的好”的匪首，已率領一帮胡匪渡过了鯰魚河。

这帮土匪都是些地痞、流氓、大烟鬼，他们不但勾结日伪警察，而且和一些封建地主也有着联系。他们凶残成性，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因此，杨大爷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又气忿又惊惧，照例又关照他的儿子们，“躲到深山里去”。

“我们不能走啊！爸爸，他们来得正好，这回我们不能再放过这些害民贼了！”大儿子杨少臣想到抗联同志的话，就增加了勇气，睁圆一对炯炯的眼睛，大声地对老人说。

“不行，孩子们——”老人再一次命令儿子，“你们还是躲藏起来吧！”

“爸爸，我真想不通，我们杨家受了几辈子苦，从关里到关外，被地主、鬼子逼的没有活路，躲到深山里，又被土匪逼的活不下去，事到如今，只好和他们拚命！”

“我记起抗联同志讲的话，”第三个儿子也说，“穷人翻不了身，就是因为头上压了几块大石头，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把封建地主和土匪恶霸们铲除，穷人就别想翻身！”

“对，穷人要翻身，就得闹革命！”

“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大儿子杨少臣拍着胸膛说，“今天胡匪要上来，我们就事先计划好，把他们全部收拾了，然后，我和老二老三一齐上山参加抗日联军，去打鬼子、打土匪、锄恶霸。”

“好，孩子們——”老入家枯干的嘴唇有些发抖，深陷的眼角里，流出了几滴泪珠，“爸爸不是糊涂人，我受了一辈子罪，不应该再让儿孙后代永远受压迫。我答应你们。干吧，孩子们！再不用躲着他们了，把土匪消灭后，你们就上山参加自己的军队，为国尽忠去吧！”

黄昏时候，楊家的大媳妇刚刚把昏暗的豆油灯点着，山腰的芦苇就发出“喳喳”的响声，紧接着鸡犬杂乱地叫起来，交织成一片恐怖、紧张的情景，就在这时候，“打的好”领着二十多名土匪，象凶神似地爬到了这荒山脚下。

“谁是当家的——”土匪们大声叫喊，还夹杂着谩骂，“他妈的，快给预备烟土，预备好吃喝，你们要不老老实实地侍候，爷爷们就都把你们斩尽杀绝。”

一家人都小心翼翼地服侍着他们，给他们熬了烟土，把炕头让给了他们。土匪们“吱一吱一”地抽着大烟过瘾，一个个都在疲倦后的舒适中，沉甸甸地入睡了。

半夜，楊家的人都悄悄地爬起来，楊老大顺着墙根，悄悄地摸到门外，在黑暗中，他看到一个站岗的匪徒，正抱着枪，坐在石凳上打盹。他蹑手蹑脚地向前靠近，一下子猛扑上去，抱住那家伙的后腰，老二机警地抢下匪徒的枪，然后举起木棒，一下子就把这个家伙打死了。这时，全家人一齐动手，有拿镰刀的，有拿斧头的，有拿菜刀的，扑到炕上去，一阵猛刺，就把沉睡着的匪徒们全部消灭了。把匪徒们处置完毕以后，楊家的三媳妇，拿着小豆油

灯，将每个尸体，仔細查看，发现匪首还有点活气，于是又举起菜刀，预备向那家伙的头部砍去。不想那家伙却一边磕头、一边哀求：

“大嫂子，你，你饒饒命吧！”

三媳妇睜圓了两只忿怒的眼睛，厉声地说：“我饒你們的命，誰饒我們的命啊！你們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放着鬼子不打，放着封建地主恶霸不找，专门来殘害俺們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不能留着你！”說罢，手起刀落，結束了匪首的狗命。

接着，他們全家赶忙掩埋好尸体，楊老大爷对他的儿子說：“孩子們，去吧，不要再挂着我，不要再想家，你們走的道路是对的，你們馬上到山上去找自己的軍隊，去投軍，去干革命，多嚙把敌人消灭干淨多嚙再回来……”

当一弯新月，孤零零地挂在天边，荒山脚下的夜霧还未消散的时候，楊家三弟兄背負着繳获的武器，踏着遍山萋萋的荒草，怀着愉快与豪迈的心情，向深邃的山谷里走去。从此，三兄弟参加了抗日联軍，走上了革命斗争的最前线。

徐云松撰

馬人山下的一夜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秋天的一个夜里。

在馬人山的山脚下，住着一戶人家——周忠老大爷和他的儿子、媳妇三个人。周忠和他的儿子周庆山都是抗日救国会会员，經年掩护抗联同志，为抗联做些地下工作。这一天，周庆山到宝清县办事去了，家里只剩下周忠老大爷和他儿媳妇桂芳。夜里，周忠老大爷喂完牲口，刚要睡覺，忽然从梨树沟方面，傳來一陣陣的枪声。

“唉，前边說不定又发生了什么事故！”周忠老大爷自言自语地說。随后，他跨出門檻，向西屋里桂芳吩咐道：“准是咱們队伍在梨树沟跟敌人碰上了，可不能睡得太实啊，要机灵一点！”

周忠老大爷脫了外衣，整整齐齐地放在靠床的方凳上，准备一有动静，穿起方便。然后，他吹熄了灯，躺在炕上，靜靜地听着。

枪声稀落了，最后完全停止了。这时好象有脚步声，从远处跑来。接着大門响动了两下。他一听就知道这是自己人，是抗联同志，投奔到这里来的。周忠老大爷披上

衣服，点起了小油灯，出去开门。

“啊，老薛——”

进来的是抗联三军的薛副官。他一颠一蹶地走进来。

“怎么样，和敌人拚上了么？”

薛副官把肩上扛着的食盐袋和布匹放下来，说：“在梨树沟柳塘地方，遇到了三十多个敌人，打死他们五六个人，我也挂彩了！”

周忠老大爷这才看到老薛的腿部受了伤，血还往外淌。他给老薛敷上红伤药，把伤口扎好，马上嘱咐桂芳，给老薛做点小米粥。

“我不能在这里呆下，敌人已经从梨树沟撵上来啦！”

“不要紧，老薛！你放心好啦，有我老汉在，总会得保证你的安全！”

桂芳还没把米粥煮熟，又从远处传来了犬吠声、鸡叫声，他们知道敌人已经追上来了。

薛副官霍地站起来，睁大两只炯炯的眼睛：“让我冲出去吧，不然会连累你们的！”

“不能走——”周忠老大爷说，“这个时候，你走出去是有危险的！”

“不行，就是逃不出去，也让我一个人对付他们，不能让你们受连累！”

薛副官一只手已推开了房门，这时，敌人离得更近了，马蹄的声音也听得十分清晰了。周忠老大爷忙把薛

副官拦住：“老薛，你不是常說我象你的父亲嗎？好，今天你就当作我的儿子，要听从我的安排。”随后，他把儿媳妇叫过来：“桂芳，現在你們就装扮成小俩口吧，把薛同志領到你的屋里去！”

“这怎能行！”薛副官有点不好意思地說。桂芳却体会到老公公的苦心，一把将老薛拉过去，紧挨着自己，鋪上一床麻花被，然后把帳幔放了下来。

犬吠声、鷄叫声杂乱地响成一片，馬蹄得得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媽媽的，開門，開門——”門板敲得噼哩啪啦地响。十几个日伪軍象凶神似地闖了进来。領头的是一个矮个子日本鬼子，他操着涩硬的中国話問道：“一个紅胡子跑到你的房子来啦，快快把他交出来！”

“我們都是老百姓呀！这里沒有紅胡子。”周忠老大爷鎮靜地說。

“苦拉①——”日本兵咆哮如雷地嘶喊著。“刷——”地一声用刺刀把天棚挑开，十几个伪軍也翻箱倒柜地搜索起来，可是什麼也沒有搜到。

“那个屋子住的什么人？”日本鬼子瞪起一对圓溜溜的眼睛問道。

“西屋住的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儿子正鬧病……”

① 日本話，罵人，也可譯作“他媽的”。



“去，去，去，到那屋子里搜索去，不讓紅胡子跑掉！”

偽兵們一齊擁進了西屋。

“這是什麼人？”日本兵指着睡在桂芳身邊的老薛問。

“他是我的丈夫，正鬧病。”

“起來，起來——”日本兵咆哮着，“快快地起來，你決不是好人！”

老薛裝作起不來的樣子，支起半個身子，桂芳馬上把他捺倒：“太君，我丈夫有病，剛發完透汗，不能遭涼啊！這有戶口，我們保管都是好人！”

日本鬼子接過戶口簿子，端詳了半天，問道：“你的丈夫叫什麼名字？”

“周慶生——”

“多大岁数啦？”

“二十六岁，她比咱儿媳妇大三岁呀！”周忠老大爷没等桂芳答话，抢着回答。

“巴夏牙路①，誰讓你說話来！”日本鬼子狠狠地打了周忠老大爷两个嘴巴子。

其余的伪兵继续在屋子里搜索，可还是没有发现一点破绽。

“这不是活见鬼，明明向这个方向跑来的，怎么就不见了？难道他会飞上天去？”一个伪兵自言自语地叨咕着。

“老总，方才喂马时，可看见一个人影向西边跑去啦，莫非就是他？”周忠老大爷急中生智地说。

“啊，有一个人往西边开路啦？多大时间呢？”

“有半个多钟头啦，太君！”

“你们这帮混蛋！”日本兵破着嗓子向伪军骂道，“你们还不赶快给我开路，快快追去……”

十几个伪军就疯狂地向西边跑去。等日伪军的影子消逝在山林子里，周忠老大爷对老薛说：“这回让我把你送走吧，这些家伙扑了空，说不定还会回来的。”于是他就到外边给老薛备马。这时，东方呈现出鱼肚色，天已经蒙蒙亮了。

① 日本话，骂人混蛋、畜牲的意思。